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4nB308

象崖珽禪師語錄

清 性珽說　益聞重刊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上堂一
    - 住重慶府忠州東山龍蟠禪寺
    - 住忠州楞伽山玉峰禪寺
  - 上堂二
    - 住酉陽白果山華嚴禪寺
  - 示眾
  - 小參
  - 晚參
  - 機緣
  - 法語
    - 雲腹維那
    - 默識禪人
    - 玉立上座
    - 樞密靜主
    - 清谿禪人
    - 司主醇公
    - 西谷禪人
    - 時軒蘇居士
  - 書問
    - 復龍臺發光院主
    - 復三聖雲腹長老
    - 與三璧禪人
    - 與流長蘇居士
    - 復司主醇公
    - 復非想孔護法
  - 頌古
  - 偈
    - 示香庵老宿
    - 示明庵老宿
    - 示從初禪人
    - 示惺拙禪人

- 示知止禪人
- 示迴瀾禪人
- 示桃華首座
- 示圓融副寺
- 示皓月禪人
- 示安然老宿
- 示般若典座
- 示剔眉禪人
- 謝瑞王化溥萬國之額
- 謝雙桂破老人惠罏
- 雪中示眾
- 復南海黃公
- 復虛白張居士
- 示雲峰陳居士
- 示靈章文居士
- 寄廣舌道人
- 寄玉川胡居士
- 別明天監院
- 別無學監院
- 示默融薙髮
- 示大用禪人
- 夏日示眾
- 永興留別
- 福嚴留別
- 復雙桂破老人
- 復蝶庵陳先生
- 復天民任居士
- 建庵
- 除夕示眾
- 復竹微法弟
- 示三壁上人
- 示可法柳居士
- 示惺拙監院
- 示濮如禪人
- 示本趣禪人
- 復忠國王文學

◦ 山居雜韻
- 復成都蜀王

- 懷雙桂破老人
- 感懷
- 吟雪
- 聞鐘
- 旅次
- 歲暮遣懷
- 哭天童密雲師翁
- 山居
- 落華十詠
- 遣興
- 訪友
- 雲莊
- 初夏
- 大夏
- 萬峰十景
  - 天龍峰
  - 寶石坡
  - 大歇場
  - 金鵝池
  - 響山
  - 虎跳了
  - 滑石板
  - 涼水井
  - 蒲峽口
  - 馬鞍石
- 九日有感
- 松濤
- 過白雲寺贈蒼白老宿
- 山居
- 悼無著首座

- 真讚
- 佛事
  - 太平挂板
  - 中慶挂板
  - 為無學監院火
  - 為片雪禪人火
  - 為悟道行者火
  - 為無我老宿火

    - 行狀
    -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西來一宗，自天童中興，濟上兒孫遍天下，可謂盛矣！然未有如雙桂之尤超於諸方也。雙桂得大機用，決不肯以第二門頭示人，故受其煆鍊者，亦皆具大人相，如獅子不遊於兔徑。第此事雖云一倒便休，若離師太蚤，又安能光明絢赫乎？余所以深服象崖禪師，可謂雙桂嫡子，不異破山老人之於天童也。當其初辭受業，將往參方，聞金粟且赴黃檗，即先期候焉。正所謂打頭便遇作家，更不入狐干群隊矣！遂親侍不去，迨金粟因事散眾，又擇其的嗣而依之。蓋自金粟至東塔，復自東塔而至南都，以及歷楚入蜀，未嘗須臾離本師座下。至本師說法萬峰、中慶，仍輔弼多年。嗟乎！茲非南嶽之所以事曹谿者哉？故其拈提直捷、電激飆馳，不取文字尖新而句意俱到。展拓雙桂波瀾，婆心接引，緇素無不歸誠，即藩王相國欽仰恐後。七坐道場，聲播遠近，且道行皎於冰霜，一絲一粒不偏乎眾，屹然中流砥柱，所稱克家之子非耶？師之孫西峰聞禪師，來禾鐫師語錄入藏，余焚香啟誦，洵末法之金剛利器也。因不敢以無知辭，謹拜手而為之序。

時康熙十九年蒲月穀旦，檇李約菴道人施博撰。

象崖珽禪師語錄卷第一

潭州西峰法孫益聞重刊

上堂一

住重慶府忠州東山龍蟠禪寺

師在中慶首座寮受請。

至山頂插標，云：「天為片瓦地為磚，古殿無燈日月懸，拄杖橫肩全體露，借吾邂跡到驢年。」

據室。「石霜室中橫按隻劍，秘魔巖下擎箇木叉，且山僧到來如何施設？」擲拄杖，云：「銅頭鐵額如龍虎，看取南山鱉鼻蛇。」

護法請開堂。拈疏云：「第一義諦，青山綠水已吐了也。擬欲重加偈言，便請維那宣過。」

指法座，云：「放出青藜蓋二儀，燈王撾鼓豎降旗；威音古調曲初唱，剔起蒼蒼兩道眉。大眾見麼？」遂陞，告香，云：「者瓣香，如天普蓋，似地彌擎，奉為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狼煙息而金輪御，耕漁鼓瑟；鵰弓挂而玉燭調，樵牧謳

歌。」又拈香，云：「者瓣香，葉蔭星辰，位隆盤石之堅；根敷塵剎，功濟維城之固。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官僚，伏願同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又拈香，云：「者瓣香，帶雨露而出淵關，六載辛勤，心燈始契；涉吳楚而栖蜀水，一朝授受，智印方傳。逢人不是揚家醜，對境深思痛棒痕。奉為現住紹祖山中慶禪寺傳臨濟正宗三十一世破山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惟願生生執巾侍鉼，世世續燄聯芳。」乃攝衣敷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喝一喝，云：「優曇缽華時一現耳，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豎拂子，召眾，云：「會麼？如其會得，優曇缽華時時出現，法王大寶人人具足，靈山奧旨洞明，少室真機頓徹，縱橫挂域中日月，卷舒立方外乾坤，坐斷毘盧頂，不稟釋迦文，拈一莖艸為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為一莖艸，婢視聲聞，奴呼菩薩，不須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剎剎須彌，鼓舞全彰玅體；塵塵海水，波騰盡闡圓音。瞬目揚眉，播真風之不墜；拈拳豎指，振徽猷之莫極。挽回上古宏規，啟鑿人天正眼。得大機，顯大用，豁開戶牖，捲幔十虛，擊碎驪龍明月珠，敲出鳳凰五色髓。報莫報之恩，為無為之化。拂子頭上有如是光明、有如是時節，若有過量大人直下薦去，正好龍蟠門下喫棒。大眾且道：是賞？是罰？」乃卓拄杖，云：「萬方有道歸皇化，一亙無私賀太平。」

上堂。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拈云：「三聖坐籌帷幄，退己讓人；者僧身挨白刃，皮下無血；寶壽據令而行，龍頭蛇尾。三人雖縱奪可觀，未免有得有失。山僧今日開堂，若有人推出一僧，劈脊便打，他若云：『恁麼為人，瞎卻西蜀人眼去在。』直打教棒折也未放手。何故瞥？要救天下人眼去在。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卓拄杖，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中慶耑使送法衣至，上堂。僧問：「祝聖開堂即不問，傳衣付法事若何？」師云：「大庾嶺頭提不起。」進云：「魚過禹門電燒尾，雷霆齊助采聲來。」師云：「雞足山中笑點頭。」乃云：「雲霞體上衣，謝是天邊賜，何以荅重恩？當陽只一句，且道是那一句？」喝一喝，云：「玉鼎長焚白月團，隨風直到巾鉼處。」

上堂。「宇宙之內有一老人，頭靠五須彌，腳踏四大海，簡點微塵經卷，賣弄古佛家風。且道此人有多少春秋？還委悉麼？」卓拄杖，云：「劫數芥城終有盡，斯人福壽實難窮。」呵呵下座。

臘八，上堂。「獨坐少人知，自憐雙眼碧。夜半睹明星，無端瞎一隻。三七思惟沒奈何，樹下經行虛歎息。騰今耀古累兒孫，箇箇扶

籬與摸壁。唯有龍蟠鐵蒺藜，撐天拄地無窮極。因齋慶讚釋迦文，當陽對眾亂拋擲。木童火裏笑嘻嘻，石女谿邊吹觱篥。告報諸人聞不聞？頭上金烏似箭急。今年臘八在茲山，明年不知何蹤跡？薦取瞿曇悟底時，摩訶般若波羅密。」

上堂。「十五日已前，無位真人擔雪填井；十五日已後無位真人持蠡酌海。正當十五日，且道無位真人有甚活計？月中丹桂和雲摘，天上瓊華帶雨收。」拍禪床，下座。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維新；寶鏡高縣，森羅獻彩。惟願皇風永扇，佛日長明；麒麟現而干戈寢，鳳凰出而文德修。四海衲僧，吹新法螺、擊新法鼓、拈新拄杖、演新法義，其祝昇平。且一氣未分已前又作麼生？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

上堂。問：「為眾陞堂則不問，未出方丈時如何？」師云：「日月不走乾坤黑。」乃云：「盡虛空世界，是一面古鏡，百千香水海、百千須彌盧，大地、山河、艸木、叢林，若聖、若凡，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貴、若賤，有情、無情，俱在裏許，為甚麼為山水牯牛影也不見？」良久，云：「顛眠倒臥無人識，萬里青天月一鉤。」

解制，上堂。「威音已前，高挂缽囊與汝諸人結制；樓至已後，拋出艸鞋與汝諸人解制。且道：今日結即是？解即是？者裏道得結解分明，龍蟠拄杖子兩手分付，一任天下橫行。有麼？有麼？」一僧喝一喝，一僧頓足，師云：「恁麼道又爭得？」良久，云：「釣竿斫折重栽竹，不釣金鱗誓不休。」喝一喝，下座。

結夏，上堂。「世尊掩室於摩竭，文殊三處而度夏。世尊全無伎倆，文殊太煞風流。龍蟠總不恁麼，隨處則安，遇緣即照。神珠在掌，隨眾色以分輝；寶月當空，逐千江而現影。諸仁者！還委悉麼？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復說偈曰：「一瓢將四海，白夏且孤峰，箇事慵饒舌，真機嬾犯鋒。添餅攜澗月，枕石賣松風，若問安居法，無勞鼓更鼕。」

六月一日，上堂。問：「為眾激揚則且置，未出方丈時如何？」師云：「竹密不妨流水過。」進云：「既出方丈時如何？」師云：「山高豈礙白雲飛？」乃云：「六六六，渾如摩醯首羅目；一一一，恰似少林無孔笛。若也會得一六分明，一生參學事畢，靈源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一塵不立，鶴臨碧漢；一塵既立，鳳出蒼梧。熱則普天熱，寒則普天寒，為甚雪竇道：『茫茫普熱，紛紛下雪。』又作麼生？」拍禪床，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上堂。「未到龍蟠，有生有死；既到龍蟠，無得無失。且道龍蟠有甚奇特？唯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一結一解，貴覓知音；一縱一擒，唯尋作者。九十日束十世界作一微塵，置布袋裏，為圓覺大伽藍，安居平等性智，就中護生說法、證道成佛。昨夜孤鴈一聲，石枕夢回，解開布袋口，踢倒大伽藍，掀翻世界海，智無智可得、生無生可護、法無法可說、佛無佛可成，不如一一散去，各逞風流，逢綠作主，隨處即宗。且道三千里外逢人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下座。

住拈華報恩禪寺。三門。云：「芒鞋推地軸，箬笠頂天關。擬到福城去，拈華且破顏。」便入。

據室。「恁麼也不肯，不恁麼也不肯，直饒道得十成，者裏只許一半。」喝一喝，遂起。

開堂。拈疏云：「大眾會麼？霞箋寫出言言異，蜀錦描來句句奇。」

指法座。云：「華座金蓮砌，須彌白玉堆。毘盧無相頂，高躋更讓誰？」便陞。拈香，云：「此瓣香，紫煙籠鳳闕，瑞氣遶天津，端為祝嚴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龍圖鞏固，鸞閣彌新，德風播堯風而永扇，化日麗舜日以長明。此瓣香，泰山不足比其高，止水不足喻其清。奉為諸位勳貴、闔郡縉紳，供益檀護，當山請主，伏願現宰官身而說法，霖雨剎土；示菩薩相而垂形，月印千江。此瓣香，多子塔前分枝奕榦，報恩手裏續燄聯輝，奉為傳臨濟正宗三十一世破山大和尚用酬法乳，錯在昔年遭辣手，恨從此日尚酸心。」斂衣趺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未白椎已前華擘了也。更冀謦欬饒舌，大似掉棒打月，豈堪珍羨？所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是以世尊拈華，百萬人天惟金色頭陀破顏微笑，後來不識好惡，尋枝摘葉，引蔓牽藤，絆斷瞎驢腳跟，致令旁觀者哂。山僧今日不是壓良為賤、止響揚聲，要汝諸人向未白椎已前、未拈華之際，薦取自己迴脫根塵，觀剎那際如同遠劫，視十方界如一浮漚，在在恢弘金剛正印，處處賣弄古佛家風，眼蓋乾坤，大方獨步。太阿在掌，截眾流而一致；寶鏡當空，含萬有以無私。說甚一義、二義？直使無量玅義、無邊三昧，到報恩門下瓦解水消。汝諸人還委悉麼？」豎拂子，云：「惟憑者箇真消息，長與南山祝聖恩。」

上堂。問：「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且道知箇甚麼？」師云：「嬾牛春碓。」進云：「箇事且置，無位真人即今在什麼處？」師云：「跛鱉敲板。」乃云：「山居無事作，杖子被蟲蛀；月下唱巴歌，驚起梵王怒。大眾！還會麼？」喝一喝，云：「拾得摩尼無價珍，海神知有不知貴。」

臘八，上堂。「六年冷坐，幾乎凍殺，不是明星一照，至今討甚煖氣？雖然如是，報恩未肯點首在。何故噇？家住東州。」卓拄杖，

下座。
再住龍蟠，上堂。「極目彌天雨雪來，突拈白棒逐風雷；陽春幾唱無人和，為覓知音去復回。眾中莫有知音者麼？出來接拍。」問：「杖頭一別拈華去，再住龍蟠有甚禪？」師云：「艸鞋蹋雪人人見，拄杖敲雲幾箇聞？」進云：「即今覿面者誰？」師云：「雪壓能推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乃云：「天為片瓦，地為一磚，既無心於彼此，何有相於去來？如是在彼在此，玄機獨露；一去一來，真風永播。所謂從無住本，流出萬端；興無緣慈，遍遊剎海。如洪鐘之待扣，似空谷以傳聲。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在在普賢樓閣，處處文殊境界。且道即今住拈華是？住龍蟠是？者裏見得，山僧分與半院。」一僧喝一喝，師云：「蝦跳不出斗。」一僧擎拳，師云：「倚墻靠壁漢，不如山僧自道去也。」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大千歸一色，盡在玉毫中。」

住忠州楞伽山玉峰禪寺

方丈。云：「入此室，據此座，去其黏，解其縛，抽腦後釘，拔眼中楔。且道是何心行？擬作江邊垂釣叟，蘆華暗折妒霜枝。」
開堂。拈疏示眾，云：「此是震大千沙界法鼓，催佛祖出世號令。且令行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墨占巨鼇彩，毫吞四海雲。」
指法座。云：「華王寶座，毘盧頂上，即今高登，是何境界？」以拄杖畫○，云：「萬里無雲日上時。」便陞，拈香，云：「此瓣香，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奉為北闕之至尊，仰祝南山之聖壽，伏願鵰弓已挂狼煙息，寶祚時登鳳閣新。此瓣香，奉為滿朝文武、闔郡尊官、當山請主、汝止高公，伏願護法宛如裴相國，聲名奕世等三蘇。此瓣香，萬峰頂上得來，親蒙印可，三回爐中拈出，不敢孤負，奉為現住萬峰山太平禪院破山大和尚，用酬法乳，伏願不捨折蘆之手，根重神州之器。」斂衣趺坐，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漁翁乘興趁風來，龍竹鳳絲坐釣臺，無限金鱗隨餌上，禹門天迥雪濤開。」僧纔出，師云：「來也。」僧云：「萬物咸新即不問，玉峰開堂事若何？」師云：「自從鷲嶺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進云：「昔日裴相，今朝高公，是同？是別？」師云：「一箇鼻頭，兩孔出氣。」進云：「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問：「如何是曹谿正脈？」師云：「有眼拄杖敲日月，無星秤子稱山河。」僧禮拜，師乃云：「楞伽挺秀，千聖凝眸；玉峰

騰輝，萬機圓照。恢豁人天正眼，激揚少室宗猷；月明簾外翻身，荊棘林中著腳。扣洪鐘於熙時，沙界咸聞；豎寶幢於金地，大千俱矚。有時掉臂霧起，有時聲欻風生；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南贍部洲走馬，北鬱單越行船。古帆未挂，彼岸先登；獅琴既振，山河作舞。是以動靜一如，去來一揆。鍼鋒頭上倒卓須彌，眉毛罅裏全傾海水。其向上也，德山、臨濟口呿；其向下也，燈籠、露柱生兒。如斯薦得，尚落階梯，擬更沉吟，白雲萬里。」復舉：「裴相國一日捧一尊像，胡跪黃檗之前，云：『請師安名。』檗喚：『裴休。』休應諾，檗云：『與汝安名竟。』休便禮拜。」師云：「裴相有補袞之手，黃檗具陷虎之機，二人相見，如水合水、似鏡對鏡，所謂大人具大智，大智具大用。若論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且今日玉峰祝聖開堂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云：「惟憑者箇荷春力，仰祝吾皇億萬年。」

上堂。「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古人恁麼道，只道得一半。山僧則不然。」拈拄杖云：「明明拄杖頭，明明祖師意。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簡點得出，祖師在你腳跟下；苟或未然，更聽一偈：『百艸西來旨，杖頭祖意真。迷時雖不遠，悟後始相親。蓮綻水河燄，華開鐵樹春。諸禪須著眼，識取本來人。』」

上堂。問：「未問話已前時如何？」師拈拄杖云：「會麼？」僧拂袖歸位。師卓拄杖云：「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中。只緣聲徹處，識取主人翁。泥牛耕水月，木馬趁清風。撞著玉麒麟，三箇鬧叢叢。且道鬧箇甚麼？金鐘撞處百華開，妙果圓時福自隆。」

上堂。問：「法身無相，法眼無瑕，作麼生彰顯？」師驀頭一棒，云：「法身無相，而今現形。」舉拄杖，云：「是諸仁者！通身是眼，還見得分明麼？見得分明，眉毛上有釋迦，耳孔裏有彌勒；苟或未然……」擲拄杖，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上堂。問：「如何是致理一言？」師默然。進云：「致理無言時如何？」師云：「馬駝貝葉不持經。」乃云：「一般春色醉東風，濃淡青黃自不同。拈向杖頭開正眼，直教箇箇盡成龍。如是，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柳眼谿邊窺水中之幻泡，桃唇陌上笑鏡裏之韶光。一雨一雲原無所私，根莖枝葉各成大小。泥多佛大，水漲船高，試問賓頭盧尊者善應四天下供，今日普公設齋，尊者還來也無？」良久，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紅爐燦燦鐵華飛時如何？」師云：「非君境界。」進云：「秖如橫身踊躍者又作麼生？」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問：「如何是春景？」師云：「雪嶂雲同色，松風海共濤。」進云：「秖如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云：「朝聽上灘鼓，暮聞澗下鐘。」乃云：「睢鳩關關，燕語喃喃。山華似

錦，澗水如藍。咄！欲明者箇意，莫將聲色參。如斯薦得，即見紹宇梁居士，父母未生已前面目宛然；父母既生後，佛眼覷不透。銀碗盛雪、銅盆盛油。南山起雲北山雨，張公喫酒李公醉。十世古今不離當念，無邊剎海不隔毫端。凡夫舉措、聖賢步驟，鶖子、目連共一鼻孔。且酬恩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斑衣不舞因齋蚤，獨借杖頭報乳慈。」

檀越送法帔至，上堂。問：「如何是玉峰境？」師云：「二僊描不就。」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峰頂興隨丹鶴去，松間倦引白雲歸。」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摩尼映五色。」僧禮拜，師便打，乃云：「心從境有，境向心生；心境相彰，如鏡中像。金鍼暗繡，雲裏鴛鴦展翅；玉線明牽，林間獅子回頭。如是種種色相、種種音聲、種種光明、種種三昧，無一法不周、無一法不具。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栴檀片片皆香。因中萬德莊嚴、果中萬福受用。」以拄杖指法帔，云：「大眾會麼？吳綾剪就天華彩，蜀錦描成佛國春。」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山僧則不然，十方聚會路無差，箇箇心開智慧華，及第心空遊竹院，大家同飲趙州茶。」

追嚴，上堂。問：「翠色森森，鳥語滑滑，且道是聲？是色？」師連打兩棒。進云：「不落聲色時如何？」師震威一喝，乃云：「日日登堂，時時說法，搖三寸舌，簸兩片皮，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所以，摩竭掩室，毘耶杜詞。雖然如是，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教中道：『寶所在近。』試問諸人：如何是寶所？若知寶所去處，即知父母生身去處；若知父母生身去處，即知三世諸佛生身去處；若知三世諸佛生身去處，即知自己生身去處。佛恩、親恩，一時報畢。苟或未然，更聽一偈：『寶所尚無心駐棹，化城豈肯意停橈？欲知父母生身處，倒跨泥牛上碧霄。』」呵呵下座。

上堂。云：「昨夜夢梵書，嘛呢叭[口*迷]吽；今日不覆藏，分明告諸眾。會即便會去，不會試把華言更拈弄。」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割肉還母，然後現本身而為父母說法，是謂之至孝也。烏知百劫之下更有超其上者？今鴻羽張居士，也不析骨還父、也不割肉還母、也不現本身而為說法，秖破慳囊，躬詣玉峰，揮金設供，齋諸梵眾，獨借山僧拄杖頭而為說法，全體未曾生、全體未曾滅、全體未曾來、全體未曾去，如是即五濁而趨淨域，居煩惱而證菩提。且超脫一句作麼生道？漫捉虛空餅內貯，光明不定走盤珠。」拍禪床，下座。

本山勤舊靜、素二公忌日，請上堂。「標榜山門壯佛居，須栽松柏萬千株。拈鋤道者今何在？笑指蒼蒼拂太虛。」舉：「僧問趙州：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大眾！試簡點看。簡點得出，即知靜、素二公在松柏枝頭相見，談不遷義，把臂與趙州古佛同起、同行、同坐、同臥，縱有西來大意，向何處安著？」豎拂子，云：「當處不離常湛寂，山頭松柏笑呵呵。」

上堂。云：「宗乘舉唱，十地魂驚；正眼纔張，三賢膽顫。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底人猶落下風，且向上一句又作麼生？」拈拄杖，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堂。云：「迦葉波見世尊拈華契機而破顏微笑，須菩提見世尊談經解旨而涕淚悲哭。大眾！二大師一笑一哭，未免各見一邊。山僧特與頌出：『有時笑，有時哭七星斜映揮魔窟。一箭雙鵰落碧空，六六依然三十六。』」卓拄杖，云：「咄！」

上堂。云：「兔角杖，龜毛拂，有時顛拈倒弄，有時倒弄顛拈；疑殺天下人，悟殺天下人。十字街頭有彌勒，四衢道中有釋迦，汝諸人還逢著也無？如其逢著，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即見應寰居士父母已在世尊前聽受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且末後一句作麼生道？」擲拄杖，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上堂。云：「壁立千尋難湊泊，銅頭鐵額漫勞猜。桃紅李白真慈氏，笑指南詢有善財。大眾！還見善財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春色濃如黛，鶯聲語欲流。分明宣祖意，何用別馳求？如斯薦得，人人本源彌綸萬有；箇箇妙體逼塞虛空。且道：山河大地向何處安著？昨夜木人曾報言：『彌勒收歸布袋裏。』且本源妙體在布袋裏？不在布袋裏？」參！

上堂。云：「秖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拈拄杖，云：「者箇是拄杖子。如何是心？知其心，即知其佛；知其佛，即知自己；知其自己，即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拈一莖艸為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為一莖艸；即無明而證種智，居凡軀而登聖位。大眾！且道必竟如何是心？」以拄杖畫〇，云：「不遇春風華不開，華開須藉春風力。」

上堂。云：「五五二十五，打開寶藏庫；撒出無價珍，供養無數佛。且道：誰是供養者？誰受供養者？咄！因憶謝三郎，月下自搖艣。」

上堂。云：「春和三月裏，風暖碧桃開。玄沙道未徹，靈雲不更猜。如是，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一法且置，毘盧遮那即今在甚麼處？」時西堂喝一喝，師云：「百億身分百億剎，一華端有一如來。」

上堂。云：「天晴日頭出，歸禽易見巢。雨落地下溼，過蟻難尋穴。直得半陰半晴，未免三頭兩面。百丈野鴨、玄沙見虎、趙州喫茶、禾山打鼓，者四老漢施設門中略較些子。若論向上提持，山僧未敢相許。為甚不相許？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
解制，上堂。「鐵笛橫吹出大方，胡笳韻合愧風狂。十期杖擊巫山雨，七處華拈蜀水香。栗棘藍中拋未盡，龍蛇腳底蹋空長。絲綸罷釣波心月，毒鼓三撾作戰場。」卓拄杖，云：「大眾！還見麼？」時一眾齊下喝，師云：「鼕鼕鼕。」
住婺川西禪寺，邑侯鄭公請開堂。拈疏示眾，云：「靈山奧旨、祖域玄機盡在箇裏，便請維那剖露。」
指法座，云：「巍巍卓卓，坐斷十方，要登便登，不禮燈王。」遂陞，拈香云：「此瓣香奉為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此瓣香奉為邑侯鄭公在位尊官，此瓣香昔年酬價龍蟠，不敢被蓋囊藏，如今海眾要知，未免重新舉揚，奉為現住萬峰山太平禪院破山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趺坐，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問：「拈香祝聖即不問，波羅山點頭時如何？」師云：「有眼莫鑒。」僧喝，師便打，乃云：「靈機迥峻，在處舉揚。智寶圓明，隨方顯露。」拈拄杖云：「大眾會麼？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天曉起來門正啟，誰家灶裏火無煙？雪峰道：『盡十方世界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快。』神光三拜而得髓，趙州八十猶行腳；所謂若論箇中事，須是箇中人；若是箇中人，不愁箇中事。我此現前四眾，箇箇鼻孔遼天；人人腳跟點地，向上一著，無勞指似。」復舉東坡居士偈云：「谿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師云：「東坡此偈，古今獨唱，可謂陽春白雪，爭奈把三世諸佛埋沒在聲色堆裏，至今無人救得。山僧恁麼品論，莫有與東坡出氣者麼？」卓拄杖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開爐，上堂。「法無邊際，緣會而彰；心無彼此，投機而應。其把住也，黃金掩耀；其放行也，瓦礫生輝。若向者裏會得，聚寶峰微笑、波羅山點頭；脫或未然，不免旁通一線去也。」舉：「百丈與溈山圍爐次，百丈命溈山撥火，山撥之無火，丈躬起自撥得一星火，語溈云：『你道無，者箇鼌？』溈從此悟去。」師云：「溈山不得百丈，幾乎凍殺；百丈不得溈山，勞而無功。雖然，父子名邁古今，總被者一星火燒卻。」以拄杖吹一吹，云：「大眾會麼？照顧眉毛。」頌曰：「雪壓隆冬品類枯，寒來父子偶圍爐；火星迸出通身煖，勝喫曹山酒一壺。」
孝臣龔居士請上堂。「昔日龐居士，逃禪入翠微；西江一口吸，透徹祖師機。且如何是祖師機？莫是揚眉瞬目是祖師機麼？料掉沒交

涉。莫是拈拳豎指是祖師機麼？料掉沒交涉。莫是擎叉輥毬是祖師機麼？料掉沒交涉。莫是雀噪鴉鳴是祖師機麼？料掉沒交涉。莫是翠竹黃華是祖師機麼？料掉沒交涉。既都盧沒交涉，畢竟如何是祖師機？」良久，拈拄杖喝一喝，云：「祇園屈曲泉流急，鷲嶺巍峨月上遲。」

陞寰李居士請上堂。「父母未生前，鼻孔遼天；父母既生後，腳跟點地。大丈夫漢囙地一聲，直得南贍部洲種樹、北俱盧洲結果、東勝神洲撞鐘、西牛賀洲擊鼓；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直下會去，猶較些子；脫或未然，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慧菴老宿請上堂。舉：「應菴問密菴云：『如何是法眼？』密云：『破沙盆。』應頷之。」師云：「破沙盆尋常颺在糞掃堆頭，為甚二祖寶之？雖然，也是饑逢王膳，渴遇甘泉。若是正法眼，未夢見在。西禪恁麼品論，還有與二祖出氣者麼？」以拂子擊禪床，云：「珊瑚桃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上堂。云：「寒霜凋百卉，梅榦發新芽；底事分明極，何須鼓更撾？金牛喫飯，趙州飲茶；德山用棒，秘魔擎叉，者一隊老凍膿也是勾賊破家。且道西禪又作麼生？」拍膝，云：「者裏親薦得，鐵樹也開華。」復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世尊便下座。文殊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拈云：「大小世尊性命在別人手裏，試聽一頌：『淡妝濃抹打鞦韆，擬欲高高唱哩連；無奈東君漏泄盡，許多清怨落誰邊？』」

元旦，上堂。拈拄杖，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村歌社舞，佛法分明。無事衲僧，願祝昇平。」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說心說性，入海算沙；舉古舉今，波中捉月。德山用棒，臨濟用喝；雖是好心，究竟大錯。且道西禪今日解制又作麼生指示？」拍禪床，云：「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象崖珽禪師語錄卷第一　　（鴛水謝穎仙書　角里倪天章鐫）

象崖珽禪師語錄卷第二

潭州西峰法孫益聞重刊

上堂二

住酉陽白果山華嚴禪寺

師在西禪受請。
至三門。云：「居家不離途中事，常在途中不出門。」喝一喝便入。
佛殿。「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即今撞著，如何回避？石女未開瓊殿鎖，木人已在玉樓歌。」
方丈。「達磨面壁，維摩默坐，斷千差，歸一色。新長老到來，豈可循途守轍？」喝一喝，云：「宏開不二門，拔出眼中楔。」
司主冉玉岑請上堂。問：「大酉洞天即不問，舊店新開時如何？」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恁麼則一輪光照無私去也。」師云：「莫眼華。」僧禮拜，師豎拂子召眾云：「靈山奧旨，祖域玄機；惟傳此也，更無別法。明明絕滲漏，歷歷不覆藏；只須高著眼，莫將聲色參。昔如來從兜率天而降皇宮，遊四門而到雪山；六年苦行，睹星悟道。說法四十餘年，未常說著一字；末後拈華而傳衣缽，直至于今繩繩不絕。汝等諸人須信自性是佛，莫向外求。百千樓閣、無量三昧皆從自性中建立，豈有他哉？」復揮拂云：「還委悉麼？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開爐，上堂。「一年一度開爐日，要與諸人豎鐵脊；驀然覷破祖師機，白雪陽春歌不息。」時西堂拍几作聲，師云：「敕。」
上堂。「終日露堂堂，無人解舉揚；勞他木上座，饒舌錯商量。」拈拄杖，云：「且木上座商量底是甚麼義？若道有義，有即是空；若道空義，空即是有；若道非有非空，即是顢頇佛性；若道即有即空，又是儱侗真如。如是四義既非，大眾！且道商量底是甚麼義？」以拄杖畫⊕，云：「參差松柏煙凝薄，重疊峰巒月上遲。」
茂林李居士生日，請上堂。「父母未生前薦取，南宸北斗命同春。」喝一喝，云：「蟠桃千樹纔吞吐，笑傲乾坤不老人。」
臘八，披剃，上堂。「靈雞獨唱覺人醒，夢裏遊魂好自聽；莫把因緣容易過，雪山午夜悟明星。汝等諸人還知悟處麼？如或未然，更聽一偈：『覷破了，覷破了，適志幽林擇木栖，安身始覺斑鳩巧。』」

上堂。問：「大作獅子吼時如何？」師云：「有耳若聾。」進云：「百華香滿地，萬物盡皆春。」師云：「穿卻鼻孔。」問：「如何是箇中事？」師云：「閑敲石鼓跨金牛。」進云：「即體即用時如何？」師云：「有問有荅。」進云：「恁麼則慈雲普覆塵沙界，枯木常開智慧華。」師云：「自領出去。」乃云：「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如頭上安頭；離見絕聞，超聲越色，大似撥火覓漚。離此二見，不墮中間。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解制，上堂。「函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此三句若一一分析得出，與汝諸人解制，許伊有出身路。其或未然，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住大酉鐵鶴菴，上堂。問：「達磨不立文字，今日更有佛法可說否？」師云：「一華開後一華開。」問：「鐵鶴庵未成時何如？」師云：「鐵鶴庵。」進云：「成後時何如？」師云：「天下太平，萬民樂業。」進云：「人事如何？」師云：「放下即安穩。」乃云：「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大地山河、樓臺殿閣皆從心生。昔亞仙捨曹谿與六祖，羲之施廬山送歸宗；今日醇道人將大酉洞天而惠山僧，成祇陀林為選佛場。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一句作麼生道？移華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喝一喝，下座。

上堂。「淨法界身，本不生滅；大悲願力，示有去來。且淨法界身在甚麼處？」豎拂子，云：「不因風撼樹，爭見路華飛？」

上堂。「年年四月八，香湯浴悉達；杓柄向誰拈？千江一口呷。若也會得，塵塵剎剎；若也不會，當頭一蹋。」豎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汝等諸人還見麼？」卓杖，云：「笞。」

上堂。問：「啞子得夢作麼生道？」師云：「一箭透重關。」進云：「恁麼則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師云：「是甚麼人分上事？」僧擬進語，師便打，乃云：「谿聲嗚，明月落，禾山打鼓，普化搖鐸，五位、三玄、九帶、四莫，如是陳爛葛藤，到者裏都用不著。汝等諸人作麼生摸索？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

僧自心請上堂，師在臥中豎出拳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為汝上堂竟。」

上堂。舉：「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王問尊者：『眾僧皆轉經，師何不轉？』者云：『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山僧則不然，設有人來問：『眾僧皆轉經，師何不轉？』秖向他道：『流水高山無限意，許多清韻有誰聞？』」卓拄杖，下座。

上堂。師豎拂子云：「會麼？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唯說者箇，更無別法，盡十方世界情與無情皆不出此。且道如何是者箇？木馬火中

嘶，泥牛水上行。」
尹仁居士生日，請上堂。揮拂子，云：「若論第一義，未出母胎已露了也；既出母胎，囫地一聲已露了也。今日請山僧陞座，未出方丈時已露了也。既然如是，且慶祝一句作麼生道？和盤托出菩提果，覺樹常開智慧華。」
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馬祖上堂，百丈捲席。雖然鍼芥相投，未免師資莽鹵。」以拂子左拂一拂，云：「還見文殊麼？」右拂一拂，云：「還見百丈麼？」擲下拂子，云：「莫謂渠儂多意氣，從來舉唱要知音。」
傳戒，上堂。「今年臘八不尋常，大地山河盡放光。悟得明星真戒體，不增不減等金剛。」
上堂。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一刀兩段。」「如何是一喝如獅子距地？」師云：「前不遘村，後不抵店。」「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艸？」師拈拂子云：「會麼？」「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便喝。進云：「只饒棒頭領旨，喝下承當，猶是鈍漢。更有呵佛罵祖大闡提人，和尚又作麼生？」師云：「禮拜了退。」問：「大悲千手眼度人，和尚用幾手眼？」師豎拂云：「只用者箇。」乃云：「若論此事，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雖居塵中，而塵中收他不得；雖居四相，而四相羅籠不住。雖然，非大福智人莫能到此。且今日何夫人營齋請法，即體即用一句作麼生道？」擲拂子，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試問諸人：心又作麼生空？」拍膝，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四月八日，上堂。問：「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如何更有四月八？」師云：「只為兒孫切。」進云：「如何是切？」師云：「惹得惡水澆。」僧禮拜，師乃云：「四月八，四月八，毘嵐園內生悉達；指天指地獨稱尊，大千沙界鬧聒聒。九龍吐水沐金身，將此深心奉塵剎。大眾！還見釋迦老子生身處麼？如見釋迦老子生身處，即見貴廷居士父母生身處；如見貴廷居士父母生身處，即見汝等諸人生身處。所謂：『古今無二道，聖凡無二心；心外無異法，法外無異心。』且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金蓮襯足誰知己？唯有雲門一棒親。」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文殊普見？」師云：「描不成。」進云：「如何是觀音普聞？」師云：「畫不就。」進云：「恁麼則文殊、觀音相見了也。」師云：「瞎。」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師云：「一切法。」乃云：「若論箇事，難描難畫。一切法生而不生，一

切法滅而不滅。有無俱非，當頭坐斷一句又作麼生？」時西堂喝一喝，師云：「孤松繫五馬，一箭射雙鵰。」
上堂。「我法妙難思，不可以言宣。」遂喝一喝，左右顧視，云：「大眾！會麼？」眾中有揚眉瞬目、鼓舌搖唇者，皆不契。師呵呵大笑，云：「不惟仁者如是，縱饒禾山打鼓、石鞏張弓、敲床擲枕、舞笏擎叉，有拍天之伎倆、竭世之樞機，到大酉門下都用不著。何故噇？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非想孔居士請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應以天人身得度，即現天人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身得度，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拈拄杖，云：「者箇是拄杖子，如何是法？如其會得，艸偃風行，水到渠成。且攜手相逢一句作麼生道？莫謂無心能聚首，靈山有約在今朝。」
上堂。問：「兩手分付時如何？」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未審付箇甚麼？」師云：「五五二十五。」進云：「自從頭陀破顏後，直至而今笑不休。」師云：「閑言語。」乃云：「今朝六月十五，山頭熱殺猛虎。」拈拄杖，云：「惟有者箇清涼，火雲堆裏歌舞。[跳-兆+孛]跳利益人天，哮吼吞吐佛祖。不逐四時而凋，不與萬象為伍。衲僧到此，切忌莽鹵。大眾！且道淆訛在甚麼處？」時僧喝一喝，師云：「未在。解唱也須接拍人，發機除是千鈞弩。」卓拄杖，下座。

示眾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浪蕩子腳跟下好與三十。」卓拄杖，云：「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為家？」
示眾。舉「雲門云：『結夏得數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大溈云：『結夏得數日也，水牯牛作麼生？』龍蟠則不然。結夏得數日也，拄杖子作麼生？且道龍蟠拄杖有甚長處？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示眾。問：「老虎以肉為食，因甚不食其子？」師云：「我也疑著。」進云：「還有句也無？」師云：「有。」進云：「在甚麼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父慈子孝去也。」師復打，乃云：「黃檗昔年曾有語，緊把繩頭做一場。今日山僧無法說，白雲堆裏菊華香。」咄！
示眾。「百年壽命剎那期，珍重林間獅子兒。寒向地爐燒榾柮，須防額上兩行眉。」
示眾。問：「雪片紛紛即且置，拈華境界事如何？」師云：「的。」進云：「恁麼則徹骨去也。」師云：「凍殺闍黎。」問：

「學人有一物，請問和尚。」師云：「何不呈似？」進云：「拈來即不中。」師云：「你來作甚麼？」僧便喝。師云：「即不中。」乃云：「向上一著，不帶枝葉，不涉廉纖，代代相承，如空合空、似水合水，直下承當，早遲八刻了也，豈可分外添箇元子腳？」時紹庵李居士出云：「弟子會也。」師云：「你作麼生會？」士云：「李字原來十八子。」師云：「只知十八，不知十九。」士拂袖歸位。師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示眾。「黃檗山中無定法，有時北也有時南；敲風打雨成何事？報汝諸人仔細參。」

示眾。「謹白諸人，無甚言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坐臥經行，疑來疑去；疑到露柱生兒，囫地一聲，到方丈裏討箇憑據。」

示眾。問：「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玉屏山上翫明月。」進云：「如何是人中境？」師云：「蒲峽口邊笑白雲。」進云：「人境俱奪時如何？」師直打出，乃云：「空山白足話清宵，落盡眉毛意氣饒；更有一腔新佛法，吟風對月打華蕎。」

示眾。「咬定牙關剔起眉，疑來疑去到無疑；斯時方喫龍蟠棒，驀鼻牽回白象兒。」

示眾。「選佛渾如一戲臺，一場散了一場來；不會止聞鑼鼓響，知音方解曲中裁。」時僧作呵呵聲，師便喝，僧無語，師云：「巴歌易唱，雪曲難和。」

示眾。「龍蟠有一語，而今分付汝。會得句中意，超出諸生死。且道是那一句？燈籠露柱夜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子。」

示眾。「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都盧不是。且如何即是？百萬軍中斬顏良 。」

小參

「德山小參不荅話，趙州小參要荅話，二大老擔板不少。且道龍蟠今夜荅話是？不荅話是？」擲拄杖，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除夕。「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林下道人作麼委悉？若向一氣未兆已前著得眼去，落在第二；更於萬物見成之際信得及去，轉沒交涉。到者裏未免指鹿為馬，喚鐘作甕，笑殺三家村裏臭老婆。龍蟠豈忍杜口，只得與諸人說破。還委悉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樹寰劉居士生日，請小參。問：「父母未生前即且置，覿面相呈時如何？」師云：「禮拜了退。」進云：「即今有多少受用？」師云：「平天華甲子，數到劫雲初。」問：「黃檗山中宗風大振，且

道白象開口時如何？」師云：「百獸腦裂。」問：「十方世界即不問，一時銷殞時如何？」師驀拈拄杖云：「還銷殞得者箇麼？」進云：「茅蓬原是艸來蓋。」師便喝，乃云：「五十七年一著子，也無生也也無死；有人問汝壽多少？向道庭前柏樹子。」

小參。「十五日已前，滴水冰生；十五日已後，冷灰豆爆；正當十五日，諸方開爐設舖。山僧者裏又且不然，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開爐；一日十二箇時，時時煆煉。且煆煉箇甚麼？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

留化士，小參。「今朝臘月初一，靠倒銀山鐵壁；既倒還須扶起，不知那箇著力？」復舉：「古者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有者道：『你有拄杖子，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與你拄杖子。』」師云：「二古德雖然有縱有奪、有殺有活，未免話作兩橛，且利害在甚麼處？」以拄杖卓一卓，云：「箚。」

晚參

「汝等諸人須痛念生死事大。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既生死去來都盧不知，茫茫苦海，六道輪迴，其中甚不堪也。多見汝等不習無漏，學戒定慧，晝夜惺惺寂寂，寂寂惺惺，隨逐客塵，妄想昏昧，落於無記散亂，正是生死之根，作不得主。今世後生被他牽去，孤負父母生身，師長剃度。乘今色力強健，勇猛精進，窮究己躬，光陰迅速，時不待人。從上聖賢皆從精進中來，名聞十方，豈不暢哉！昔黃檗禪師有偈云：『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珍重！」

晚參。「曹山好顛酒，飲了不沾唇；趙州喫茶去，何曾打溼觜？適來一眾喫茶，還溼觜不溼觜？道！道！若也道得，許伊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苟或未然，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機緣

僧問：「如何是大用？」師舉茶盞，云：「會麼？」進云：「恁麼則挂月峰相見了也。」師云：「瞎。」

問：「開堂為人即不問，蓬篳生光事若何？」師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問：「行不出戶，坐不當堂，以何為界？」師云：「一掌一握血。」

問：「穿衣喫飯是甚麼人？」師云：「我也疑著。」僧佇思，師云：「直疑三十年。」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牛欄馬圈。」
問：「世尊未降生時如何？」師云：「無處覓蹤跡。」僧云：「生後時如何？」師云：「大地燦金蓮。」
問：「如何是金雞出林句？」師云：「翄。」僧云：「如何是入林句？」師云：「瞎。」僧云：「如何是不出不入句？」師云：「恰。」
問：「大地山河是箇鐵饅頭，如何得破？」師云：「用破作麼？」僧佇思，師驀頭一棒，云：「百雜碎。」
問：「南泉斬貓是何意旨？」師云：「一刀兩段。」僧云：「不會。」師云：「問取鄰邦。」僧云：「趙州頭戴艸鞋又是何意？」師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君通。」
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龍興寺後雲屏山。」
蓮月參，師豎如意云：「我喚作如意，你喚作甚麼？」月便喝，師云：「再喝一喝看。」月云：「更用惡水作麼？」師便打。
士問：「弟子初進步，不知路頭，求和尚指示。」師云：「毛店舖。」士佇思，師云：「你是那裏人？」士云：「忠州。」師云：「既是忠州，為甚不知毛店舖？」士復擬議，師驀頭一棒，士踊躍作禮而退。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洗臉打溼觜。」
醇道人問：「如何是鐵鶴庵中境？」師云：「描不成，畫不就。」醇云：「如何是庵中人？」師云：「有時飲茶，有時歠粥。」醇云：「如何是庵中事？」師云：「有時把鋤頭，有時種白雲。」醇云：「如何是庵中施主？」師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師偶入堂，見西堂在東坐，侍者在西坐，師云：「一東一西，孰先孰後？」侍者云：「和尚請坐。」師問西堂：「汝又作麼生？」堂云：「道過了也。」師云：「同坑無異土。」
師喫茶次，一僧擬欲問話，師攔胸搦住云：「道！道！」僧云：「乞和尚指示。」師云：「鷂子過新羅。」
一僧拜跪云：「弟子愚蒙，求師開示。」師云：「起來向汝道。」僧佇聽，師云：「向下文長。」
師問映蓮：「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汝作麼生會？」蓮云：「不會，乞和尚指示。」師撥爐中火云：「會麼？」蓮云：「如是則一體也。」師云：「死了燒了，體在甚麼處？」蓮佇思，師云：「擬議隔千山。」
間：「藕斷絲不斷時如何？」師震威一喝。僧擬進語，師云：「藕斷絲不斷。」

法語

雲腹維那

衲子立志，須有日新之益，後頭自有一段受用。其或偷安度日，老而無所得；上孤諸聖，下負己靈。慈明云：「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子宜勉之。

默識禪人

青州布衫重七斤，十人有五雙，不知落處。趙州古佛雖放光明照天照地，為甚中間有不到處？且過在於何？長連床上七尺單前參之究之，古佛自是不遠。

玉立上座

英俊衲子，終不與庸俗同流。若趙州、白雲、慈明、石霜諸大老，頂笠腰包，孤身萬里，不顧危亡，方了此事。子今混火隊中而參西禪，可謂有古人之志焉。余勉其志而贈之數語。雖然，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樞密靜主

聖道垂秋，古風將墜，往往英俊有志於道者，不尋師擇友，惟苦守一句死話頭，埋沒山中三二十年，謂之參禪學道。苦哉！豈不聞三登九上，一語走千山者乎？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秘魔擎叉，雪峰輥毬，不似於今教人死參話頭為人師耶？直指人心，早是曲了，更欲沉思，白雲萬里。汝宜體會，扶起古風，吾道將有望耳。

清谿禪人

佛祖之道超乎塵劫，非等閑可核其實，必金石深願，然後近而得之也。如二祖之立雪斷臂、善財之捨身殞命、長慶七破蒲團、趙州八十行腳，從上古聖皆如此也。今清谿上人棄青衿而披緇衣，辭文學而修佛慧，隨余出蜀，欲與二祖、善財把臂共行，山僧贈之數語，必遂其志。

司主醇公

茫茫三祇劫，苦樂對誰說？洞為口，谿為舌，千古自吟哦，知音是彌勒。梅華點點笑春風，怪石堆堆解真說。行不修，道為業。憶雪山，金刀削。縣崖捨全身，雲中求半偈。醇公受我一指禪，銘之心腑永不滅。人生蝶夢豈久長，不可錯過好時節。

西谷禪人

十數年前事，渾忘一字無；邇來愚亦拙，疏狂莫怪吾。有時性發惡，老大拳頭麤；看破趙州句，壁上挂葫蘆。

時軒蘇居士

本有之性，人人具足。二六時中，急須著眼。聽取一偈：「本有之佛性，翱翔自去來。乾坤多少闊，何處有籠哉？」

書問

復龍臺發光院主

建法幢須是有力者扶，豎剎竿必賴有志者舉。同報不報之恩，共行難行之事。寶城梵剎，龍臺最勝。更喜仁者承擔佛祖風規，豁開人天眼目。真法門柱石，誠像季津梁，欣慰何極也！待五龍事畢，即日遵命，不負威音那畔之約，更結龍華後日之因。暫勒申復，臨楮神往。

復三聖雲腹長老

自堙墩一別，再不聞爾消息，其心耿耿。忽慧空禪者至，接得來書及語錄，方知已住兩剎，力行此道，法門幸也。今寄祖衣一頂，臥具全幅，惠汝代勞，勉之！

與三壁禪人

前兩次書來，若中臺事畢，可歸大酉，再打幾箇葛藤，方了末後句子。承惠，謝謝！

與流長蘇居士

祖庭冷澹，宗風寂寥，須賴金湯，方始振作。恭惟居士坡公再世、裴相重來，令我法堂艸不生也。荷甚！荷甚！自天池一晤，如同舊識，想非偶然。復於虹影室中激揚箇事，打者鼓笛，斯時西川知音雅和者，誠惟居士耳。大都此事是箇中人不難拈出，自然龍吟霧驟、虎嘯風生。第臨別時，舟行岸移，未及譚得末後句子為愧矣！俟賓城歸來，始可傾懷。叨承供益，聊申布謝。

復司主醇公(附來書)

老和尚結制坐禪，以離塵凡。醇道人明晨邀客數十，於禪床上、艸庵中作殺人放火事，可備五葷以待，莫仍在禪床笑。呵呵！門下說話，大有來由。然說禪則易，見性誠難。且大酉洞天，非大乘人莫能到，則殺人放火，與禪床上大笑，是同是別？若道得一句分明，即頭目髓腦而供養，未足為奇，豈特五葷耶？明晨恭候。

又

宗門的意，原不涉理路卜 度，貴在真參實悟。今若未悟，將一句話頭疑之，既久自有悟處。譬如虛空，畢竟挂向什麼處？若悟虛空挂處，豈止道箇自然？則十方世界在居士毛孔裏矣！活鱍自由，如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祖曰：「禮拜著。」潦纔禮拜，祖乃攔胸蹋倒。潦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秖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也。」此古人悟道之機緣。若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即識得虛空挂處，便與古人把臂共行，不可坐在自然中埋沒了也。百尺竿頭便請更進一步，畢竟要知虛空挂處方有益耳！

復非想孔護法

如何是面目？指箇大圓相。老翁回一點，卻也成二樣。一見笑呵呵，好與加痛棒。秋到菊華香，春來谿水漲。更問意如何？初月柳梢上。

象崖珽禪師語錄卷第二

象崖珏禪師語錄卷第三

潭州西峰法孫益聞重刊

頌古

夜睹明星

黃梅止渴石充饑，珍重渠儂下口時。夜半明星當午照，抬眸失卻兩行眉。

阿難剎竿

昔年何法付金襴？弟應兄呼倒剎竿。直至而今誰舉似？鶺鴒原上艸漫漫。

女子入定

罔明彈指從定出，文殊彈指從定入。一對鷺鷥臥雪眠，一對鴛鴦池雙立。

產難因緣

白雲有去來，青山常不移。夜半月孤圓，風吹華落枝。

外道問佛

言有言無箭機鋒，射落雙鵰下碧穹。鞭影再揮何處著？那堪賊後又張弓？

臨濟囑三聖

教兒師子欲分拏，直待臨行露爪牙。時被瞎驢顛倒吼，依然返擲宿蘆華。

靈雲見桃華

浪跡江湖三十載，豈知華下喪全身。殘紅滿地誰相委，狼藉枝頭多少春。

高峰枕子

貪觀明月獨徘徊，走入蘆華不轉來。白石枕邊驚夢破，風吹古寺竹門開。

馬祖鹽醬

日用鹽和醬，拈來總不疑。平生肝膽事，料得幾人知。

百丈野狐

古今百丈無前後，落昧野狐總一般。荒塚火來毛不露，殘煙灰冷尾生斑。

趙州狗子

生成獰惡膽雄麤，不懼師兒肯自娛。野鹿生擒牙爪利，活鼈咬殺骨毛蘇。雲中吠出思孫氏，牌上拈提憶子胡。塗毒鼓邊休側耳，莫向趙州問有無。復高聲喝云：「嗟咧嗟咧，囌嚕囌嚕。」

首山竹篦

首山竹篦子，華開鐵樹裏。擬議更尋思，白雲千萬里。

新婦騎驢

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俱進前。袖拂清風無覓處，回頭嫋嫋玉階前。

普化搖鈴

柳市華街賣弄時，得便宜處失便宜。歸期木鐸無人會，回首聲聲話向誰。

三聖金鱗

迥迥龍門萬仞高，金鱗搖尾躍波濤。片時翅弱難飛去，虛度桃華又一遭。

中心樹子

斫倒中心樹，家貧四壁空。浩歌天地外，拍掌鼓清風。

疏山造塔

疏山造塔自玲瓏，何用羅山更費工。叵耐鑿穿常住地，蓮開臘月似霞紅。

興化打維那

罰錢趁出院，要爾立乾坤。不提三尺劍，何以報君恩？

前三三

別時容易會時難，聞說三三眉也攢。試問均提多少數？月移華影上闌干。

玻璃盞

南方別去自多岐，忘卻家中喫茗時。盞子拈來渾不薦，何須腦後更加椎？

主人翁

頻頻喚出主人翁，老到年高怕耳聾。不是人前誇意氣，只緣口缺不關風。

柏樹子

庭前柏樹子，春秋知幾幾。葉葉引清風，枝枝呈秀氣。咄！百尺蒼蒼從地起。

乾屎橛

南無乾屎橛，稽首紫磨身。入滅數千年，金手向誰伸？

趙州訪茱萸

輥入洪波裏，相將探淺深。任君隨手掣，喪盡一生心。

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泰和風鼓動物情，叫一聲兮應一聲。野老不知春已到，只聞華底有啼鶯。

三聖為人

兩箇漁翁盪扁舟，竿垂香餌浪頭遊。歸來得意分南北，蘋艸蘆華一樣秋。

睦州現成

隔壁女兄，原是姐姐。不必問人，可知禮也。

臨濟三頓

一摑龍顏老作家，逢人撒土又拋沙。不因仙客言秦事，幾乎滿地是桃華。

又

東街喫酒西街醉，醒得來時腳底穿。驀地翻身知痛處，叢林自此號風顛。

德山托缽

德山父子話令丁，無端平地掘深坑。果然只得三年活，疑殺盲龜跛鱉僧。

單刀直入

漠漠龍蛇戰陣開，單刀直入吼如雷。豈知自刎烏江上，千古英魂喚不回。

擔板漢

擔板漢，擔板漢，從來鼻孔失一半。九曲明珠不解穿捏死蛇頭終不換。咦！任他漆桶打破來，正好與之三十棒。

一口氣轉一大藏教

半滿空圓一口吹，睦州舌底布鎗旗。直教黑豆黃檗揩，莫使牛皮更鑿伊。

德山棒

一棒一條痕，千山俱打裂。哀哉缺齒胡，不識安心訣。

七斤衫

翠衲舞春風，襟帶飄明月。一經華裏過，通身香不徹。衣中自有珠，心醉難甄別。別別，撥艸須防猛虎穴。

石頭云恁麼也得

山自高兮水自深，伯牙彈出子期音。明明古調無人會，只對華前弄月吟。

三腳驢子弄蹄行

楊岐驢子疾如飛，鶖子揚鞭追不及。駑驥驊騮漫共途，湖南長老遭一踢。

婆生七子

呈橈舞棹訪知音，豈料金鱗逐浪深。垂手輕輕纔一掣，風吹明月落波心。

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霧裏龍生角，長江鴨洗頭。自有藏身處，堪笑不堪愁。

無位真人

無位真人赤肉團，見則分明會則難。朝去纔騎金色馬，夜來憑倚玉闌干。

趙州訪臨濟

作家纔相見，雷轟井閃電。一鼓定功勳，拗折射鵰箭。

趙州訪二庵主

蛺蝶探華入翠蘋，枝枝斜出一般春。夜闌只恐西風妒，半是相思半是嗔。

二僧捲簾

或淡或濃山裏寺，半舒半卷洞中雲。古今得失憑誰主？極目長江一帶分。

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蓮華荷葉一絲牽，水國香吹上下天。出未出時紅菡萏，相看只在碧波間。

言無展事

眉安腦後，口挂壁上。擬之議之，三十拄杖。

語默涉離微

好馬不須蹄上走，多年枯骨狗頻爭。三歲獅兒善哮吼，堪嗟學語樹頭鶯。

趙州密密意

特地尋春扣薜蘿，一枝漏泄出牆阿。東君誤解枝頭意，無奈香風錯過多。

船子度夾山

三寸離鉤巨浪頭，金鱗未會意悠悠。忽然點首吞香餌，不顧煙波舊釣舟。

達磨面壁

九年面壁舌生毛，脫賺神光下一刀。早是無風波自起，至今平地浪滔滔。

二祖立雪

立雪神光徹骨寒，覓心無處是心安。忘懷歷劫簪纓日，重立功勳把自謾。

雲門餬餅

滿盤托出意如何，餬餅相將說似他。必也到江吳地盡，方知隔岸越山多。

兩堂下喝

賓賓主主主賓賓，殺活都盧喝下親。雲水紛紛齊著瞎，風顛撥出眼中塵。

城東老母

雲鬢不塗香更好，老來鶴髮自離披。一從識得檀郎面，整日拋梭嬾畫眉。

東山水上行

奇怪東山水上行，毘盧跌倒普賢迎。把手浪中歌一曲，上船恰好正三更。

子胡狗

日日籬邊毒氣腥，不知吞卻幾多人。雲中吠出崩崖石，一見主人搖尾頻。

青絹扇子足風涼

青絹扇子足風涼，冷透冰肌骨也香。[跳-兆+孛]跳不妨全殺活，令人千古憶汾陽。

裴相國托像於黃檗之前請安名(云云)

潦倒漁翁駕小舟，月明水面自悠悠。呈橈泛泛迎風去，蘆管一聲天地秋。

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云云)

玉版浪傳閑姓字，琉璃國土類何齊？等閑學得驚人句，樓閣重重一筆題。

北禪烹牛分歲

分歲只烹露地牛，安排也好不多愁。豈知頭角官來索，風捲黎華趁水流。

南泉指牡丹華

碧蕊何勞粉黛妝，根同天地破春芳。遊峰不肯銜香去，空使莊周蝶夢長。

匙挑不起

匙挑不起者些兒，穿耳胡僧也皺眉。一幅寒雲收不得，和風搭在古松枝。

甘贄設粥

攜手相將入廣寒，頻頻笑倚玉闌干。僊人去矣無消息，空把琵琶月下彈。

天皇餅

十枚齎以一枚還，千尺絲綸豈等閑。牛餌果然鯨呷去，三年不負任公顏。

趙州洗缽

秋月溶溶滿帝都，甕頭有酒不須沽。爛醉醒來天欲曉，方知駑馬是龍駒。

略彴橋

長虹水面壓青天，度馬度驢走似煙。步步高飛雲襯足，行人猶把柳條鞭。

趙州三佛

金佛不度爐，焉用更之乎。梧桐葉未落，秋到洞庭湖。泥佛不度水，茫茫而已矣！龍蝦睡若惺，長擊浪華起。木佛不度火，相逢會也麼？梅柳渡江春，斜斜三兩朵。

紙撚無油

堂堂法眼是魚筌，紙撚無油燭大千。昔日高茅村座主，潭邊點出日燒錢。

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層層白浪悉朝東，兩岸蘆華舞亂風。秦樹漫隨人事盡，溶溶一帶接長空。

風吹日炙

日炙風吹也大奇，軟如玉石硬如泥。盲龜蹋著雙眸豁，雪襯梅華始見肥。

對一說

對一說，杜宇聲中啼出血。鷲嶺鷺池不二音，千江澄浸孤秋月。

倒一說

倒一說，杳杳長空降團雪。海藏龍宮影亦孤，急須摟碎狸奴穴。

曹源一滴

曹源一滴足波瀾，洗耳自能透膽寒。漁父乘流沉巨浸，那知是處有龍蟠。

日裏看山

日裏看山曳杖藜，嵯峨疊翠豁雙眉。分明幾朵芙蓉嶂，謝客無端詠作詩。

芭蕉拄杖

正欲飲時甕不開，方纔醉倒又添杯。人情豈愛論高下，自是杖錢少帶來。

南泉斬貓

一刀兩段箇貓兒，勘破堂堂王老師。盡謂安邦定國手，那知自失兩行眉。

趙州喫茶

叔孫禮樂蕭何律，趙老唯煎一碗茶。香味豈從陸羽製，喫時珍重雪飛華。

婆偷趙州筍

展陣豎旗驗賊贓，老婆一掌賊猖狂。雖然偷得趙州筍，鐵打心肝也斷腸。

玄沙未徹

賊被小人侵，逢人說不得。善偷須善放，始是孟嘗客。

三張白紙

秋雲淡泞秋風清，白紙三張寄遠聲。一曲漁歌歸唱後，又移短棹宿蘆汀。

九峰不肯首座

香浮寶鴨別疏親，一片虛凝絕謂陳。玉版只知雲裏拍，錯教雪曲和陽春。

中邑獼猴

睡去芸窗面面開，獼猴[跳-兆+孛]跳下崔嵬。一聲夢破三更月，依舊迎風嘯古臺。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

西川古佛唱宗猷，劫火光中一句酬。隨不隨之休擬議，青山不動水長流。

香嚴擊竹

瓦礫堆中埽白雲，蒼筤一擊碎苔紋。不因柳眼窺春綠，紫陌笙歌那得聞？

德山見龍潭

一層峰鎖一層峰，潭靜何因見老龍？紙火吹時雲雨散，一鉤蘿月挂寒松。

馬祖不安

衰容枕石不通風，院主無端叩老翁。夾路桃華風雨妒，馬蹄無處避殘紅。

犀牛扇子

犀牛扇子足風涼，放去收來總不妨。直下若能親薦得，橫吹鐵笛度滄浪。

香嚴上樹

岸柳拖煙睡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聲聲喚出迴南枝，惱亂東風卒未已。

歸宗斬蛇

一鋤斫斷赤斑蛇，血染空山似落霞。義虎駭然輸小捷，漫勞天女雨天華。

雪峰住庵

不同條死同條生，石女谿邊夜鼓笙。一曲兩曲知音少，氣煞華中恰二更。

鳥窠吹布毛

杖錫不隨空谷隱，住持風月樹為家。布毛吹起崑崙走，萬頃湖光映落霞。

國師塔樣

潦倒南陽老國師，無紋塔樣對君提。不因潭北通消息，未免將身帶雨泥。

舉道者訪瑯琊

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相看賓主意，都盧一并拈。

使得十二時

周匝十二時，從頭挨到老。一任臥煙蘿，何處有煩惱。

麻三斤

佛也麻三斤，洞山一秤稱。分付主家奴，莫錯定盤星。

寶壽開堂

撾鼓纔登曲彔床，龍驤虎驟盡歸降。無端三聖推僧出，血刃腥風滿大唐。

洞山三頓

度水穿雲去不難，何如三頓直厮謾。腰間暗中雌雄箭，拔出方知徹骨寒。

南泉歸宗麻谷訪忠國師

隔夜商量話不同，三三兩兩半途中。那知春色東風裏，吹綻桃華幾樹紅。

無著禮文殊(云云)

拈起玻璃正喫茶，不知口角是龍牙。可憐更問三三數，孤負清涼老作家。

目前無法

目前無法，七通八達。擬更如何，當頭一蹋。

北斗藏身

北斗藏身不較多，韶陽老子太波波。擬將清淨身如洗，依然跳入葛藤窩。

鼓山折箭

離弦聖箭射重閽，驚起江城白鴈群。半在蘆華半在水，月明南北少人分。

十智同真

何須隔水問蒹葭，面目分明絕點霞。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

平常心是道

山中逢樵者，伐木自丁丁。鐘中無鼓響，鼓裏無鐘聲。露冷華心重，雲開雨腳輕。箇是平常道，言外度迷情。聯芳偈

石谷慧禪人

干戈林裏偶傳心，代代相承古至今。掌上靈符隨汝用，只教黃檗盡成林。

香林馨禪人

巾缾十載事弘規，寶印重重付與誰？不是吾家親的子，那能擔荷合相宜？

雲腹智禪人

烈燄芬芳古者傳，隨緣行化任方圓。汝能代釣金鱗子，繼祖宗風燈更然。

知止瑞禪人

一燈分點百千燈，燈燈續燄列層層。子能下手親挑撥，繼此宗風獨爾能。

繩一禪人

椒結椒兮瓜結瓜，牽藤引蔓自分遮。唯餘黃檗無窮盡，時到又開一樹華。

我一禪人

微塵即法身，法身即微塵。二俱悉分付，世代續傳燈。

象崖珽禪師語錄卷第三

象崖珽禪師語錄卷第四

潭州西峰法孫益聞重刊

偈

示香庵老宿

東梁燕語西梁燕，庵外香飄庵內香。莖艸拈來俱是藥，不須別處問醫王。

示明庵老宿

柏子蒼蒼憶趙州，撐天拄地少人酬。龍蟠指出無生句，到處風光得自由。

示從初禪人

卓卓無依問去來，炊巾亂展欠安排。山藤便與通消息，珍重闍黎眼自開。

示惺拙禪人

鐘聲撼動五須彌，妙吉空生也著疑。縱是大悲徒側耳，拈來惟許瞎驢知。

示知止禪人

雷音何處不聞聞？驚惺林中獅子群。珍重上人休掩耳，奇哉佳韻好殷勤。

示迴瀾禪人

父母未生前面目，堂堂獨露沒周遮。就中若解翻騰去，始向獅林弄爪牙。

示桃華首座

核種驢年不借功，今朝浪放幾枝紅。直教含笑三千載，自有靈雲一氣通。

示圓融副寺

生薑舖子絕疏親，賤賣如何得本真？聲價欲高齊保壽，拈來辣氣始驚人。

示皓月禪人

一語臨行付爾曹，穿雲渡水莫辭勞。谿光照眼原無別，始信天香玉桂高。

示安然老宿

慣駕輕舠巨浪遊，釣來明月賣風流。有時撥轉琉璃岸，古渡風清鎮日幽。

示般若典座

缽囊高挂九龍臺，一句話頭豎脊猜。驀地打翻鍋子蓋，珍饈百味任安排。

示剔眉禪人

一箇鼻頭生額下，眉毛兩道曲彎彎。穿衣喫飯尋常事，見得分明絕仰攀。

謝瑞王化溥萬國之額

慈雲遍覆三千界，慧海掀騰百億洲。時泛龍舟遊蜀錦，山川在處沐恩庥。

謝雙桂破老人惠鑪

大地為鑪山作香，煙雲瑞氣日騰祥。箇中且道誰拈出，唯有吾師紫臂長。

雪中示眾

爐無椷柮歲寒多，貧到無貧徹骨何？為甚夜來風似剪，青山盡作白頭陀？

年年有雪以詩賞，唯是今年一字無。瞋目打翻天地色，江山一片畫冰壺。

又

寒暑逼人何處避？老僧頭白不知年。偶因記得栽松日，自引清風枕石眠。

行到無行路已窮，轉身一步活如龍。拈來莖艸全正令，大用堂堂不借功。

復南海黃公

世外相逢少送迎，深交固是出常情。羅浮雲氣連天際，杖笠何時喚共行？

千嵁萬壑一雲瓢，睡足煎茶埽葉燒。泉石幽栖誰是侶？不辭麋鹿竹為橋。

復虛白張居士

不因山色與谿聲，自有聞聞聞更清。客至不陪還睡去，從教巖月共燈明。

石鼓鼕鼕不斷聲，令人聞徹耳根清。跏趺坐落松間月，古殿殘燈永夜明。

示雲峰陳居士

搖鈴打鼓又敲鐘，不是顛兮不是風，就裏若能明得去，銀山鐵壁一時通。

示靈章文居士

獅子窟中獅子吼，栴檀林裏栴檀香。會得玉屏真境界，谿山雲月盡文章。

寄廣舌道人

山中無事倚長松，記得維摩多舌翁。曲澗彎彎雲漫漫，何時聚首話心空？

寄玉川胡居士

駐錫雲峰萬仞高，搖鈴打鼓起風濤。稀聲寄與胡居士，接拍而今莫憚勞。

別明天監院

黃檗山中坐釣臺，金鱗逐浪意悠哉。杖頭暫別拈華去，收拾絲綸去復來。

別無學監院

一把钁頭聚聖流，推予幾輥雪峰毬。靈山有約還來此，他日相逢笑未休。

示默融薙髮

幾度思來幾度空？今朝特地出羅籠。利刀剪卻佛前艸，露出曇華一朵紅。

示大用禪人

日用不妨全體現，陽春一曲古今同。等閑腳底通消息，莖艸拈來活似龍。

夏日示眾

漠漠烝雲逼遠空，無冰滌暑只乘風。涼生殿閣誰能會，唯有榴華刺眼紅。

永興留別

也無佛法也無禪，不二門開選俊賢。珍重忠南僧與俗，回頭木馬好加鞭。

福嚴留別

福嚴茅屋權栖止，像季凋零甚可哀。去住了無些子子，唯留一傘蓋如來。

復雙桂破老人

蜀水淹留十數秋，二時隨分飽金牛。零星剎境盂中放，磅礴煙濤腳下收。浮世有情如野馬，幻軀無事即閑鷗。枯藤在處憑拈弄，何必深山枕石頭？

復蝶庵陳先生

鷲嶺金湯囑大莖，奇逢歡揖帝王城。機投聚首渾無相，避世高蹤卻有聲。風鼓燈山旛自舞，舟移濮水岸應行。可能覿面翻前案，極目乾坤總是卿。

復天民任居士

半似風狂半似顛，也無文字也無禪。缾添蜀水灘前掬，衲補巫雲雪裏眠。七處開爐依幻住，十回吹炭展空拳。臨岐報與維摩詰，須信壺中別有天。

建庵

醇翁讚我老癡頑，大僊贈云為智傑。究之癡智兩皆空，幻名幻相何分別？鐵鶴翩翩去復來，鳴聞九皋聲弗竭。大千世界一箇庵，在處栖泊無間歇。普請諸人共搆成，庵兮鶴兮永不滅。
妙高峰頂建瓊樓，無限天人笑點頭。獅子嚬呻欣奮迅，象王回顧喜遨遊。玉屏雲蔭千千界，金鼎香焚萬萬秋。聖主有時施雨澤，燈籠露柱沐洪庥。

除夕示眾

屈指流光逝水多，寂寥共守話煙蘿。觀桃契旨應須委，擊竹忘知會也麼？玉兔井藤留不住，金烏石火急如梭。吾曹好把韶華惜，迷悟都盧一剎那。

復竹微法弟

雙桂連枝秀，浮杯萬里津。穿雲歌蜀水，入夢釣漳濱。杖擊巫山雨，華拈錦郭春。同風殊有約，在處擬相親。

示三壁上人

野衲何居止？深山是所依。缽縣猿宿處，杖挂鳥栖枝。曲徑深藏拙，韜光世外奇。竿頭如進步，水月任君題。

示可法柳居士

可法從何法？得來不記春。靈機常歷歷，妙用自頻頻。笊摝水中影，磚磨鏡上塵。斯言荅五柳，珍重渡前津。

示惺拙監院

我宗無語句，不立諸文字。有時惺得來，清風面面至。

示濮如禪人

山河即我體，我體即無生。隨緣而出沒，頭頭佛道成。

示本趣禪人

欲識箇中趣，如人癢正抓。癢處有時息，風流無可加。

復忠國王文學

承聞下腳處，只在筆尖頭。點墨化龍去，翻身五鳳樓。

山居雜韻

復成都蜀王(附原韻)

柱矻巫雲半倚天，高人獨向此中偏。雨華散作空王拂，香舌凝成玉井蓮。細切清風非有意，薄披皓月已忘言。生龍活虎真難及，試聽雷音出廣寒。

玉露遙承下碧天，金枝迥秀最先偏。香彌鳳閣三秋桂，氣浥龍池萬品蓮。繡榻肯移僧共語，錦屏寧別佛同言。愧霑雨澤恩波重，永祝長生齒不寒。

懷雙桂破老人

福城東際驀相逢，六載依依抵萬峰。愧領剎竿支世亂，羞承衣缽荷情濃。幾拈鶴藹有罏在，數寄鴈音沒路通。昨夜夢酣如侍側，金容蒼古髮鬈鬆。

感懷

廿年萍跡逐飄蓬，世運奚能愜鄙衷？日短桑榆驚遠近，時艱劫火逼西東。道微自愧趙州老，德薄猶慚鄧隱翁。朽骨如藏林下拙，鴻毛何日遇長風。

吟雪

凍寒凝切鬥春濃，六出緂來擂碧空。匝地色鋪銀世界，彌天光吐玉毫容。過巖老兔迷栖穴，渡澗玄猿失住峰。素質也知從幻去，何勞堆積數千里。

聞鐘

洪響誰敲午夜長，隨風喚醒夢魂忙。遶林若斷藏虛谷，入耳還傳出上方。直到無聞聞始徹，更須靜聽聽非忘。浮空亙古彌三際，何用勞勞舉驗常。

旅次

年來避世到黔中，無限珍奇盡脫空。雲水半瓢為道業，蒲團一箇是家風。吟詩儘有千山助，散步猶多孤月同。狂發不知天與地，一拳誰道有西東。

歲暮遣懷

時逢劫火泊天涯，老逼驚春遣歲華。骨瘦莫支梅與雪，身空一任劍鋒加。探幽乘興隨明月，得趣狂吟飲瀑華。有問住持何處是？

蒲團放下便為家。

哭天童密雲師翁

痛拈毒棒便心傾，出閩三番喚共行。入室懷香遭扇打，登舟禮足被拳驚。碎身易竭千行淚，粉骨難陳半點情。踢倒天童云化去，那知沙界更聞聲。

山居

隱隱山房絕四維，寒松疏竹任橫支。灣環曲徑誰能到？回復嵯峨我獨宜。澗底添蒲邀月蚤，潭邊洗缽轉經遲。桃開滿樹無人會，惟許靈雲一展眉。

落華十詠

紛紛何事忽飄然，欲與東風和幾聯。嫩紫頻催分竹石，殘紅遞送染山川。淡濃早晚空枝上，開謝誰嗟在目前。金谷一辭今在否？重來吐彩是何年？

搖落輕飛漫感傷，須知幾度送韶光？醒非幻色應休戀，覷破浮華不耐妝。襯雪流芳迷曲徑，乘風散彩滿空塘。鳳銜不盡疑天雨，惟有空中簸片香。

輕紅淡紫莫霑衣，放浪從教點綴飛。麗矣開時知賞有，飄然落處醒吟稀。清心擬欲隨雲去，素志何如趁雪歸？舞斷香風離蝶夢，莊生何處覓芳菲？

春去無能留住何，爭奇鬥麗總離柯。自憐竹徑吟偏少，誰惜松街埽更多。披拂亭亭蜂卷韻，芬芳處處鳥銜歌。枝頭不膩空諸色，豈礙飄颺出錦窩。

頹紅朵朵送春忙，杳望長空散渺茫。拍指天工留不住，回頭風度去還香。高飛引蝶穿深牖，冉逐流鶯過短牆。信手拈呈尚不薦，徒添遊子索枯腸。

浪敲幾點不成叢，雨妒無何洗淡紅。豈待泮然方委幻，未從落也早知空。萬般奇藥初朝雪，千品英魂一霎風。瀟灑且隨流水去，芬芳長涌碧波中。

[颱-台+弗][颱-台+弗]輕搖數點幽，豔姿誰惜別枝頭？漫牽群蝶迷香夢，徒惹東君擲露愁。丰悴初觀情欲冷，枯榮一致興偏悠。杳然散去難描畫，月下僊人獨倚樓。

離離汎蕩不堪任，到此能吟有幾人？落地無聲篩玉屑，隨風有意溷金塵。不將頹萼繫清景，獨把殘紅送晚春。分付馬蹄休蹋碎，呼童急埽可成茵。
傳道東風去不回，急辭嫩萼杜鵑哀。陪鶯入室穿簾幕，伴燕參堂拂鏡臺。聞梵呈心堆淨几，憐春鋪錦上莓苔。清香一別乘風去，知是何時入望來？
幾下枝頭破碧空，朱顏誰惜別芳叢。池邊擲浪魚驚餌，竹裏拋香蝶趁紅。意淡輕明浮霽月，情濃窈窕送春風。相逢不必傳佳信，總在飄然一霎中。

遣興

宇宙何窮極，狂夫一杖挑。霜清紅日麗，雲淡碧天寥。旛影動山際，鐘聲出樹遙。何時逢聖世？雖老亦囂囂。

訪友

谷口偶相訪，但來叩竹扉。不聞垂棒喝，猶見雨華飛。徑曲鳥聲轉，雲斜山色輝。窅然何所得？谿畔月同歸。

雲莊

聞道雲莊勝，攜笻快一遊。攤書嫌圃小，洗墨愛池幽。洞艸心華現，天泉性地流。先生無俗累，詩賦共僧酬。

初夏

朱明初兆穆風和，定起烹茶遣睡魔。貪聽谿聲頻送韻，不知簾外綠陰多。
炎帝施權景物馨，谿邊洗缽寶泉清。閑翻貝葉無餘事，嬾向石頭滑處行。
斗柄南移夏漸溫，槐蔭處處鳥聲喧。荷開水殿搖新碧，逐日風傳香到門。
乘風散暑竹門開，近水涼從谿上來。自是胸中無熱惱，不妨欹枕臥高臺。
萬疊奇雲聳夕陽，護僧白足坐匡床。山居不用尋冰閣，自有松風忒煞涼。

杏熟梅酸百穀生，閒居燕坐弄風清。老來不荅人間語，謝卻浮名身也輕。
黃鸝纔轉高聲去，禪客又來叩竹扉。畢竟山僧何管待？惟拈白棒濟人饑。
年年避暑碧蘿陰，到處逢山不厭深。惟有今年深最絕，缽盂高挂鳥難尋。

大夏

時臨毒熱欲燒空，百計乘涼須好風。能息利名心上火，茅庵便是水晶宮。
彼此無情物自齊，茅庵雖窄鹿同栖。心幽畢竟無煩暑，截斷炎雲水一谿。
塵空境寂孰相尋，避世無如此處深。縱有火雲飛不到，黃鸝叫斷綠蘿陰。
世亂拋絲志已灰，放歌消暑獨徘徊。山房盡日無人到，午夜鐘清月自來。
小閣疏窗午正開，竹風吹水送涼來。昏沉又到如何遣？遶榻狂歌走一回。
雨餘苗長氣如烝，錫挂孤峰最上層。惟解跏趺如水淨，人間伎倆百無能。
雨打枇杷幾樹低，愛涼竹榻近陰移。若能諸想時空寂，爍石流金總不知。
披襟浴暑樂無央，時聽谿聲琴一張。識得箇中流水意，等閑何處不清涼。

萬峰十景

天龍峰

天龍原在箇雄峰，幾問樵人話不同。下界但看雲霧起，千年夢眼是渠通。

寶石坡

山中有石皆為寶，獨此崚嶒豈讓他。幾片白雲封不住，光明炯炯耀平坡。

大歇場

懂懂雲水原無住，到處家山即歇場。擔月攜餅雖近遠，大都腳下貴承當。

金鵝池

最高峰頂月池開，時放金鵝洗羽埃。聽偈自從雲裏去，至今猶未見飛來。

響山

空空寂寂此山響，聽去聽來亦無兩。就中千古少人知，隨風到我石床上。

虎跳了

奇哉誰鑿開天竅？雲霧飛來不敢罩。惟有華林二侍者，大空小空任[跳-兆+孛]跳。

滑石板

雲摩滑石傍山谿，半滿蒼苔映水瀰。蹋著只教山月舞，幾人悟也幾人疑？

涼水井

幾次尋源事渺茫，豁開原只在雲傍。溶溶掬起秋光冷，一任時人洗熱腸。

蒲峽口

能牽薜荔引雲長，春到華聲落水香。悟取耳門消息斷，何須蒲峽口來嘗。

馬鞍石

曾騎木馬石為鞍，法戰歸來置此山。自是無窮鞭影惑，太平終不借征番。

九日有感

何事求人意若狂？渾忘此日是重陽。拈來莖艸知機少，愁見東籬菊又黃。

松濤

不是風兮不是松，只聞巨浪涌虛空。行人擬欲停車想，喪卻堂堂那一通。

過白雲寺贈蒼白老宿

僧居雲裏寺居山，徑幾曲兮谿幾灣，就此不知三伏暑，蒼蒼別是一人間。

山居

三箇芋頭品字煨，地爐香熟出寒灰。飽餐便是諸天供，門外從教紫詔來。
避秦何處可尋山？縛箇茅蓬偷得閑。自住此間忘管待，竹門雖設未曾關。

悼無著首座

選佛場中第一人，名同昆季與天親。欲回兜率白椎去，棄卻空華夢裏身。

真讚(空相禪人請)

者箇山巒，手卓拄杖；半風半顛，佛祖不讓。身栖海底，意在天上；黃檗山中，被人讚謗。楞伽峰頂，飲毒無量；偶到竹陽，撞著空相。奇筆丹青，圖醜模樣；呼而無聲，觀之有狀。諸狀既空，真亦是妄；無德可稱，寫之誰望？不如扯碎，分身萬嶂；免遺後世，罵我老象。腳蹋紅鞋，風流和尚；謹白諸人，莫要供養。

佛事

太平挂板

「太平寺裏，新條初唱；選佛場中，舊令重嚴。金鐘震，千古不墜之洪音；玉板敲，萬劫長鳴之佳韻。擊遍擊，山河起舞；吼遍吼，大地春生。綱維規範，耳目叢林。」遂豎槌，云：「大眾見麼？」擊一下，云：「大眾聞麼？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擲下槌，云：「箇中若了原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中慶挂板

「靈質英苗，乘風響應，迴示人天，全提正令。」乃擊一下，云：「橫敲迸出千品月，驚起泥牛走碧空。」擲下槌，云：「大眾見麼？玉板晝鳴翻古調，金鐘夜吼轉新腔。」喝一喝，遂挂。

為無學監院火

「關中主，主中關，一把钁頭不離山，欲賣趙州茶味別，十年開種白雲間。且道即今向甚麼處去？觔斗一翻三界外，丙丁童子笑憨憨。」

為片雪禪人火

「樹下問吾生死訣，未曾一句向渠說，今日分明舉似伊，烈燄堆頭飛片雪。」

為悟道行者火

「今日也忙忙，明日也忙忙。忙吹三昧火，腦後發圓光。且道煙消灰盡時還忙也無？忙到西方去，蓮臺九品香。」喝一喝。

為無我老宿火

「乞法三村老比丘，修行年老愛風流，悄然欲返無生國，猶戴霜華白滿頭。且道無生國路頭在甚麼處？」乃攛下炬，云：「去。」

象崖珽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萬壽法孫益燈，弟子性一、通育）助刻　　（副寺性慧，侍者通定）對（鴛水謝文英書，嘉興倪天章刊）。

康熙庚申年大夏月吉旦，禾郡楞嚴寺般若坊藏板。）

象崖珏禪師行狀

師諱性珏，字象崖，係福建福州府福清縣陳氏子，母林氏。師生而穎異，長且敦敏，寡言笑，務實學。一日，同舅氏遊吳山寺隨喜，偶閱《禪宗正脈》，至「古德上堂，拈拄杖云：『法身無相而今現，形似打動自家底。』」意欲出塵，即歸，告辭二親，久乃許之，投長樂常熙福公薙髮，是年十九歲也。受業未幾，於百丈克融法師處聽講，義雖曉，然心尚未愜，即休去，悶悶者二載。一日，到黃檗遇中師叔出《禪關警策》，示師參無字公案，三年不透。聞博山無異和尚赴鼓山請，師乃往參，見示人孜孜，以起疑情為要務。自云：「我此無字不得力，蓋為不起疑情故耳。」遂改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覺有入路，是年二十八歲也。見同庚道友已死二三，師常有微疾，其心愈切，往白熙公，欲買艸鞋遍參，熙不許。師云：「若替得我生死，便不去。」熙曰：「難道修行都要向外江走那？」師云：「豈不聞三登九上者乎？」熙曰：「蛟龍終非池中物也。」師竟去。到浦城境，風吹回，愈更疑悶。再整行裝，遇金粟密老人應黃檗請，師即預往，見老人一味棒喝直指，不覺身心踊躍，自謂：「臨濟、德山之風於今再振，我何幸哉？」便懷香入室，問臨濟三頓棒因緣。聲未絕，被老人劈面一扇，忙無所措，白汗如雨，通身輕快，日益超遐，便於期中圓具。解制，相隨出閩至金粟。未幾，遇老人因事散眾，過姑蘇，聞破山和尚在嘉禾東塔開堂，師即往依，山器之，命職維那。一日，山入室，舉德山一手抬一手搦因緣，師云：「不會。」山曰：「汝會了不會耶？」師以坐具搭肩上趨出，山隨後便打。翌日，山上堂，師問：「文殊將舌殺人，師今拈棒打客，且如何是東塔境？」山曰：「四埜青黃菜麥田。」師云：「如何是境中人？」山曰：「塔尖鴿鶺望江南。」師云：「人境相去幾何？」山便打，師云：「恁麼則光生大地去也。」是年，師補西堂職，山上堂曰：「東塔今年結夏，老牛老馬歸舍，雖無水艸供看，且有鞭繩惡辣。正當恁麼時，眾中還有擎頭戴角者麼？試出來[跳-兆+孛]跳看。」師便出，以兩手作擎空勢，山曰：「且喜相共拖犁拽耙。」師一喝，歸眾，山便下座。每每倒捋虎鬚，當仁少讓，識其歲月，始自東塔以至南都楚蜀，萬峰中慶侍巾六載，未常須臾離也。至崇禎甲戌正月念一，山書來源一紙，偈曰：「宮商一韻落胡笳，和者還須風月家。鱉鼻蛇頭分付汝，顛

拈倒弄任周遮。」是年三十七歲也。雖職中慶首座，聲名蚤播錦江，故有龍蟠之請。師堅辭，山再三勉之，迫不得已而應命，遂開法焉。後住拈華、寶林、黃檗、福嚴、楞伽等處，凡事皆以身先，日雜傭作。其說法垂示機緣等事，俱載語錄，然亦失之者多。師丁甲申之變，蜀中幾無完土，遂拽杖酉陽，得司主醇公親炙座下，即於大酉洞天刱造鐵鶴庵，延師駐蹕，後退居華嚴。一日，同眾芟茅，見一古塔空空，不知何時建造，待詢耆年，亦不知之。語侍者云：「吾不久當順世，可瘞吾骨於此中。」果一月後坐脫，一眾恪遵遺命，不復更問牛眠矣！是年歲在辛卯，世壽五十四，法臘三十五。嗣法弟子若石谷慧、香林馨、知止瑞等，斯時皆不及門。後十有七載，至康熙戊申，道智慮其塔近要服，拜埽難前，乃迎歸潭州益陽之西峰禪寺，建塔於鳳山之西嶺藏焉。師自開法以來，激人力參為務，凡資生業等，不許預為營謀。嘗曰：「一人辦道，走殺伽藍，何必區區計溫飽耳？」同眾避秦，途中禪誦皆不暫輟，飲食必與眾同。或檀越送供即分眾，如少不可分，著粥鍋中。或赴請，席上雖列多品，眾席所無者必不食。眾中有病，須酒和藥亦不許。其警眾甚嚴，其愛眾甚切，其行履嚴潔有如此也。惟道智目擊者，述其大略云爾。
康熙壬子中秋前三日，嗣法門人道智謹狀。

象崖珽禪師塔銘

福州古稱法窟，燈冊班班也，即今踞曲彔木捉法柄者尤盛。余閩人，若為吾鄉，竊心喜焉。象崖珽禪師去吾里不遠，曾弗獲面。但余早年宦遊滇南，道經黔地，師時旺化其間，因得見其語錄，耳其風聞，想見其為人矣。戊午夏，我淨聞公來自濱陽西峰寺，謁余朗水，徵為塔上之銘，余欣然曰：「生未窺其面，末後者段光明，又豈可吝筆尖頭，不效張天覺為湛堂準點出，令其照天照地去也？」笑而諾之，大忘鄙陋。誌曰：師諱性珽，象崖其號也，福州福清陳氏子。稚穎異，長敦敏，雖崇儒購史，尤喜讀佛書。一日，遊吳山寺，閱《禪宗正脈》，見古德上堂，拈拄杖云：「法身無相，而今現形。」忽有省，遂願出塵。告歸父母，久而許之。投長樂常熙福公剃落。受業未久，腰包行腳，聞金粟密和尚受閩人黃檗之請，師先往候，得隨參列。一日，請益次，纔開口，密劈面一扇，忙無所措，白汗通身，從此頗有得力處，是期圓具。明年，出閩參破山和尚於東塔，山器之，命職維那。一日，山上堂云：「東塔今年結夏，老牛老馬歸舍；雖無水艸供看，且有鞭繩惡辣。正當恁麼時，未審眾中還有擎頭戴角者麼？試出來[跳-兆+孛]跳看。」師即出，

以兩手作擎空勢，山云：「且喜共相拖犁拽耙。」師一喝，歸眾，山便下座。自此箭鋒相拄，服勤六載。自東塔歷南都入楚，以至蜀之萬峰，所在匡勷，大資輔弼；倒捋虎鬚，當仁不讓，如此機緣，莫可勝紀。崇禎甲戌正月廿一日，山書從上來源手卷，且附一偈云：「宮商一韻落胡笳，和者還須風月家。鱉鼻蛇頭分付汝，顛拈倒弄任周遮。」乃辭去，遯跡丘壑，誓不見人。無奈果熟香飄，欲隱彌露，緇素景從，天龍推出，遂開法龍蟠。繼而住拈華、而寶林、而楞伽，兩住黃檗，最後受酉陽司主冉玉岑之請，住華嚴。一日，同眾芟茅次，見一古塔空空，語侍者：「吾不久當順世，可瘞吾骨於此中。」果一月後坐脫。時一眾恪遵遺命，不復更問牛眠矣！是年歲在辛卯，越今十有七載，有嗣法門人雲腹道智禪師，中興西峰，宗風大振。慮師塔在酉陽，偪處獠地，久而湮沒之。且山川修阻，禮覲維艱，乃建大窣堵波於西峰寺後，二千里外，芒履躬迎，樹之封之，今又五年矣！繼席本寺法孫我淨益聞禪師，策杖求銘二百里許，其子孝孫慈有如此者，寧不令人敬之慕之耶？淨公在武陵荒署，抵掌數日，細語詳言，而珽公之遺言逸事，余亦得以與聞已。師真誠繩愆，雅度孤標，鉗錘妙密，手眼圓明，本分艸料，不事雕繪，日雜傭作，甘苦同均。道場七處，圍繞千僧，得法弟子若干人，語錄若干卷，世壽五十四，法臘三十五，如此始末，詳之行狀。余仰師之德，企師之行，肆口讚歎，拜手為銘。銘曰：

五燈照世，　臨濟稱尊；　光光燄發，　如火益薪。
亶生象師，　如來使君；　首造黃檗，　熱喝雷奔。
白汗如雨，　脫體若輕；　後依東塔，　蕩盡家珍。
卓錐無地，　喪我生平；　藏身丘壑，　諸佛口吞。
烏藤一出，　萬指隨行；　奴呼彌勒，　虎視然燈。
抽人筋骨，　瞎人眼睛；　道場七坐，　雷轟十春。
須彌鼓浪，　渤海揚塵；　今雖示化，　犁然似生。
森森頭角，　藉藉家聲；　有子雲腹，　萬仞門庭。
修大窣堵，　千里躬迎；　法孫我淨，　徵余為銘。
知余學佛，　強余不能；　然則塔樣，　果何所論？
七尺八尺，　三文五文；　如此描邊，　虛空有痕。
畢竟如何，　稽首崚嶒；　崚嶒萬古，　萬古常存。

康熙戊午大夏月，古閩祿崖道人陳寶鑰拜撰。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